





文選卷第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文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

揚子雲羽獵賦

上林賦一首









浦 張方言曰水於漫也浦水崖也

中 張揖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也

大 大貌也決與朗切汨乎混流順阿而下

筆 筆切郭璞曰混也

井 井也阿大陵也

激 堆埼 堆沙堆也

也 音沸水聲

定 汨 蘇林曰澤音畢定音密汨于筆切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過 也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浦 張方言曰水於漫也浦水崖也

中 張揖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也

大 大貌也決與朗切汨乎混流順阿而下

筆 筆切郭璞曰混也

井 井也阿大陵也

激 堆埼 堆沙堆也

也 音沸水聲

定 汨 蘇林曰澤音畢定音密汨于筆切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過 也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漚 漚也漚列相逆折旋回也



安翔徐回郭璞曰言高平瀉瀉郭璞曰角曰高平瀉音錫也東注

太湖郭璞曰太湖在吳縣行溢陂池郭璞曰其形狀而

於是乎蛟龍亦螭文頽曰龍子為螭張魚鱗漸離李奇曰

鮪蜀曰鮪出蓋山元中司馬彪曰漸離魚音憎魚容鮫魚郭

名也張揖曰其形狀未聞鮪音巨鱧音憎鮫音善鮫音感禺禺

魚鮪郭璞曰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鮫比目魚狀似牛

如嬰兒禹音顯捷鱗掉尾振鱗奮翼郭璞曰捷舉也鱗

唐賦曰振鱗奮翼捷鱗捷鱗掉尾振鱗奮翼捷鱗掉尾振鱗奮翼

物衆夥善曰小雅明月珠子的樂江也善曰蜀石黃礪水

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張揖曰靡厓音義同蜀石黃礪水

山其上多水玉硬磷磷爛爛采色浩汗郭璞曰皆玉石符

如究切碩洛可切磷磷爛爛采色浩汗郭璞曰皆玉石符

皓音藜積乎其中鴻鵠郭璞曰鴻大鴈也

屬玉似鴨而大長郭璞曰交精似鳥而脚高有

鳥名煩鴛鴦庸渠郭璞曰煩鴛鴦屬也庸渠似鳧

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倉黑色郭璞曰羣浮乎其上

璞曰盧鸕鷀也箴音羣浮乎其上郭璞曰

沈淫泛濫隨風澹淡郭璞曰皆鳥在風波自縱與波搖蕩

奄薄水渚張揖曰薄猶集也啞唌菁藻咀嚼菱藕郭璞曰

也善曰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唌與啞同於是乎崇山矗

矗龍從崔魏郭璞曰皆高峻貌也深林巨木嶄巖參差郭







布寫曉夢必弟也司馬

蠻布也必薛必弟音義

乎周覽泛觀績紛軋

忽郭璞曰言眼亂視

陂善張曰漢宮殿傳曰

冬生長涌水躍波生張

隆冬而松栢經其獸

也音空張楫曰猪推

牛黑色出西南徽外

大善曰南越志曰潜

角似水牛一名沈牛

狀如牛而蝟毛其音

如嗥狗食人者也

其比則盛夏含凍裂地

冰揭河

馬

虎子曰揭率衣也善地

尸無角角端似豹角

而無角曰背上有肉似

郭璞曰驛驛音類

母驛音類驛音類

別館彌山跨谷善曰

廊廡上級下級皆可

曰重坐曲閣道委曲也

虎曰胎過也芬方之過若

我同說文曰赫赤也弟音勃

勿孟康曰續紛也切芬音勃

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

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

長安有西陂池東陂池

其苑南陽煖則盛冬十月草木

則獮旄貌犂沈牛塵麋郭璞曰獮似

牛也其狀如牛而四節毛麋似鹿而

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張楫曰犀

也

其比則盛夏含凍裂地冰揭河

馬

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駮橐駝

橐駝郭璞曰

橐駝橐駝

橐駝橐駝

橐駝橐駝

橐駝橐駝

橐駝橐駝

橐駝橐駝

橐駝橐駝

橐駝橐駝

橐駝橐駝



古舉字也捫音門橫也  
棹音老捫音門橫也  
行疾故曰奔如淳曰  
楸捫盤也司馬彪曰  
於東廂曰郭璞曰  
俾於西清張揖曰  
於間館張揖曰坐靈  
榮郭璞曰中倭仙  
庭郭璞曰中倭仙  
以石整頓池水之  
漈也振之刃切水之  
嶺刻削崢嶸郭璞曰  
琳珊瑚叢生善曰文  
已璿玉旁唐玢龜文  
鱗郭璞曰旁唐

星更於閨闈宛虹地於楸軒流善曰奔  
死如屈曲之虹也  
軒楸下殿也更工  
善曰徐炎爾雅注  
象與婉

出象與婉應車也西清者廡  
也善曰婦偉動貌也  
俾音善靈園燕

衆仙之號也楚辭  
俾音善靈園燕

來謂問讀曰閑  
俾音善靈園燕

南擔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  
善曰言醴泉於  
盤石振崖李奇曰

為川而過中庭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嶺倚傾郭璞曰嶺



莖張揖曰音兀發紅華垂不榮煌煌張揖曰苞照曜郭璞曰鉅野郭璞曰

采之盛也音皇沙棠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

木也音檨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

仁音檨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

南音檨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

貞音檨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

冬音檨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

曰音檨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

綺音檨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

切音檨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檨張揖曰

垂條扶疏落英幡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

也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

那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

森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

音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

池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

似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

而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

名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纒音旛

文選卷八



毅張蛻似而大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翻幡互經郭璞曰毅

音護蛻音詭谷也過天矯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獼猴在樹暴戲姿態也

也貌也說文曰杪末也廣隄絕梁騰殊榛郭璞曰張揖曰梁石絕水

惟曰顛末也矯音矯捷垂條掉希間張揖曰捷持懸垂

掉懸擿也記鈎切郭璞曰牢落陸離郭璞曰群奔走也善曰陸離

無支之間也郭璞曰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

也參差爛熲遠遷郭璞曰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

宮宿館舍郭璞曰皆離官別出入所幸也庖厨不徙後宮

不移百官備具郭璞曰言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李

日以五校乘錢象六玉蚪張揖曰錢象象輅也以象牙疏

王師其鏢勒有似蚪龍也無角曰蚪也郭璞曰韓子曰黃

帝駕象車六蛟龍善曰此也依古成文而假言之非謂似也

今依說拖蛻旌靡雲旗張揖曰折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

旗似雲氣也善曰此也假言也高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

唐賦曰蛻為旌雲旗已見東京賦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

虎皮飾車天子出道車五乘遊車九乘在乘輿車前賦頌

為偶辭耳善曰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及軒之後此為

謂道後相對為偶辭耳非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李善曰孫叔

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晉灼曰扈大也張揖曰步扈縱橫不案鹵簿也文鼓嚴簿

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中一校隨天子乘輿也文鼓嚴簿

縱獵者張揖曰言擊嚴鼓也簿也中也河江為陸泰山為櫓

郭璞曰因山谷渡車騎雷雷一發天動地郭璞曰發猶震也

禽獸為陸櫓望樓車騎雷雷一發天動地郭璞曰發猶震也

音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日陸離參差也善淫淫裔裔



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善曰韓子曰生

貌豹搏豺狼璞曰貌執夷虎屬音訛也郭手熊羆足羆羊張

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羆蒙鵠蘇鵠尾也蘇

羊羆羊也似羊而青郭璞曰足謂踏也蒙鵠蘇鵠尾也蘇

而取之也張揖曰鵠似雉闔死不却善曰蒙謂蒙覆縞白虎虎

郭璞曰縞謂絳絲也被班文漢書曰班文虎賁騎皆虎文單衣

之也善曰縞謂絳絲也被班文漢書曰班文虎賁騎皆虎文單衣

跨墜馬善曰跨謂凌三峻之危郭璞曰漢書音義曰陵止也

喜聞下磧歷之坻張揖曰磧歷不平也徑峻赴險越壑厲水

郭璞曰厲水椎蜚廉弄獬豸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

刑罰得中則注於獬豸音蟹豸文介切格蝦蛤鋌猛氏孟康

今可得而弄也獬豸音蟹豸文介切格蝦蛤鋌猛氏孟康

蛤猛氏皆獸名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

光澤名猛氏蝦音蝦音閣善曰說文曰鋌小矛也市延

切縞縞射封豕郭璞曰射封豕金豕赤色一日行萬里

係取也工犬切左氏傳申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

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申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

應聲而倒張揖曰一脰項也善曰脰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翔

翔往來郭璞曰言周旋也善曰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

變態善曰見上文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疾驅也善儵

遠去郭璞曰儵忽長逝也善曰曹流離輕禽蹴履狡獸張

曰流離放散也輕禽飛鳥也晉驄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

曰捷耳軼亦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

捷音接軼亦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

出字宙張揖曰怪變蕃弱白羽文嶺曰弩牽也蕃弱夏

箭鏑為滿以封父之象弱蕃與繁二字通國語曰吳素甲

曰分魯公以封父之象弱蕃與繁二字通國語曰吳素甲



白羽之如茶射游裊標斐速也指曰射也故射之標也  
望之郭璞曰泉羊也善曰高詩淮南子注射也鹿頭而龍  
身郭璞曰泉羊也善曰高詩淮南子注射也鹿頭而龍  
山精也似逐類高說是也亦古亮切逐音鉅擇肉而后發

先中而命處郭璞曰善曰廣雅曰必如所志也弦矢分藝殪仆文穎  
射準的為藝壹登死為殪音赴曰然也揚節而上浮郭璞曰  
說文曰仆頓也登音繫音赴音赴曰然也揚節而上浮郭璞曰

也善曰楚辭曰凌驚風歷駭矣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郭  
鳥託乘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矣乘虛無與神俱  
注曰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躡玄鶴亂昆雞張  
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者也躡玄鶴亂昆雞

曰昆雞似鶴黃曰已郭璞曰道孔鸞促鷄鷄郭璞曰  
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道孔鸞促鷄鷄  
才由拂翳鳥張揖曰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捎鳳凰捷鷄鷄郭璞曰

焦朋張揖曰焦朋似鳳狀以鳳皇宋表曰水鳥也拞道盡  
途殫迴車而還消搖平襄羊降集乎北絃司馬彪曰消搖

淮南子云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北方率乎直指郭璞曰率乎

反鄉郭璞曰郭璞曰忽楚石闕楚石闕下也不黎息宣春張揖曰棠黎宮名在雲

四觀萬帝建元中作在下也不黎息宣春張揖曰棠黎宮名在雲

宜春宮名在西馳宣曲張張揖曰宣曲張揖曰

所輶輶也善曰輶與其窮極倦輶也善曰輶

廣倉曰若與其窮極倦輶也善曰輶輶也善曰輶



阮滿谷掩平彌澤善  
日於是乎游戲解忘置酒乎

顯天之臺張揖曰臺也張示乎膠葛之富郭璞曰言曠撞

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也立四石之虞張揖曰虞以俠鐘旁

建翠華之旗樹靈囂之鼓及為鼓也郭璞曰華葆也奏

陶唐氏之舞彼陶唐曰舞咸地也善曰尚書曰惟聽葛天氏

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

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徽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

呂氏春秋云葛天氏之樂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

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閔為曲以民為氏以遂為育以建

皆誤千人和山陸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渝水潦居

宋音燕女溺志蔡人謳台因名巴渝舞也張揖曰樂記名

文成顛歌州顛縣其文成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族

居遮秦金鼓迭起張揖曰徒聚也郭璞鏗鎗閨鞞洞心駭

耳善曰鏗鎗鍾聲也閨鞞鼓音也毛詩曰擊鼓其鏗字書

荆吳鄭衛之聲郭璞曰音也善曰禮記韶濩武象之

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於夷成大武命周公樂也張揖曰象

至於海南海乃陰淫案衍之郭璞曰疏切鄢郢繽紛激

楚結風李奇曰郢都今且城也衝也楚都也結風亦急風也

倡優侏儒郭璞曰非也優也禮也夫新樂及所以娛







曰命告也蒼頡篇曰墮墮墮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

耕也小雅曰墮墮墮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

曰芻蕘者往也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

雉者往也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

言不聚人眾其中也郭璞曰虛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

善曰蔡邑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子齊景公

與發補不足趙岐曰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而補不足也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號改制度郭璞曰

車易服色郭璞曰衣尚黑革正朔

始郭璞曰新其事於是歷吉日以齋成郭璞曰聖人以歷算也善曰周易

防患曰洗心曰齋襲朝服乘法駕

鸞郭璞曰鸞鳴玉鸞之秋游于六藝之囿馳騫乎仁義之

塗郭璞曰游於藝塗道也善曰藝六經也覽觀春秋之林如

曰春秋義理繁茂射狸首兼駟虞郭璞曰虞侯以為射節

故比之於林藝也射狸首兼駟虞郭璞曰虞侯以為射節

南之卒章天子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言古者舞玄鶴以為瑞

以爲射節也郭璞曰言古者舞玄鶴以為瑞

伯之樂舞玄鶴公羊傳曰朱干二戚以舞大夏和載雲罕

揜羣雅張揖曰罕單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掩捕也詩小

也善曰先用雲罕以獵獸今悲代檀者張揖曰其詩刺賢樂

載之於車而捕羣雅之士也悲代檀者張揖曰其詩刺賢樂

樂胥善曰毛詩曰君在位故天與之福祿也胥先呂切脩容

乎禮園郭璞曰禮所飾也翱翔乎書園郭璞曰尚書所以

涉述易道郭璞曰精微之術放怪獸張揖曰苑中奇登明堂坐

清廟郭璞曰明堂者所以朝諸侯處清廟太廟也善曰禮

也室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善曰得於斯之時



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勃然興道而遷義郭璞曰

也許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常善曰包咸

貴切也司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

神若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郭璞曰精銳也費府庫

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善曰管子曰國雖盛滿無務在獨樂

不顧衆庶善曰鄭玄毛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

不繇也郭璞曰音由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

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也善

韓詩章句曰墾耕也薛君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

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郭璞曰

色貌也材誘切善曰孔子也然作色而對也遂逃避席善曰公羊傳曰遂巡  
巡却退也孝經曰曾子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善曰廣雅  
避席席與席古字通曾子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善曰廣雅  
乃今日見教謹忘八命矣

羽獵賦序

揚雲

孝成帝時羽獵服虞曰王卒負羽也善曰從以為昔在二

帝三王應劭曰堯舜夏殷周善曰推說題辭曰尚書

宮館臺榭沼池苑園林麓藪澤財足以平郊廟御賓客充

庖厨而已善曰財與總同毛世詩傳曰卿進也禮記曰天

之庖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

善曰孟子曰以善補不足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

則農有餘粟文有餘布也



其庭體泉流其直善曰禮記曰一降膏路地出體泉孝經

謂之唐也鳳凰堂其樹黃龍亦名沼麟麟臻其園神爵棲

其林善曰禮記曰鳳皇麟皆在郊龜龍昔者禹任益

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

謂澤也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

也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

裕民之與奪民也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與人之囿方四十里一耳民猶以為大乎

四百里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人以為小亦宜乎王之囿

好取侵奪猶武彘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

晉灼曰鼎湖宮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上御宿旁南山

西至長楊五柞善曰漢書曰五柞宮旁步浪切繞黃山濱渭而

東善曰漢書曰公孫下傳濤塗曰濱海而東濱與實同音也周

袤數百里善曰南曰洽文曰穿昆明池象滇河瓚曰西南夷有

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也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名也善曰鄭玄

毛詩箋曰營也建章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

蓬萊善曰漢書曰蓬萊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仙山服虔曰

海中三山名游期後靡窮妙極麗雖頓割其三垂以贍齊

民善曰三垂謂也方南方東方武帝居三垂以置郡故謂

國之堅敵三垂謂也齊人若今言平人亦晉灼曰中國被教



齊整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善儲侍文

也應劭曰禦禁一謂禁止往來營謂造作也尚泰奢麗誇

即賦云御自河澗一經營鄭部甲或為由非也善曰

謂善曰毛詩詩曰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善曰

已見西又恐後世一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果臺公築臺非禮

也至文公毀之公一年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

揚雄以宮觀之成非成帝所造勿脩而也當以泉臺為折

中也幸昭曰故昭曰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七年二月上校

制或為折也故昭曰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七年二月上校

獵已見其辭曰

或稱義農豈或忘中王之彌文哉善曰假或人之意言古

農是則豈或謂終以代帝王彌加文飾論者有云否各以並時

而不合禮哉故論者答之於下論者有云否各以並時

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善曰論者有云否各以並時

為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善曰管子曰

夷吾所記者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

知其是非張晏曰爽差也不差其優劣誰知其賢愚也善

故五帝三王誰知其非也廣雅曰爽差也遂作頌曰麗哉神聖

處於玄宮富既與地此言貴正與天乎比崇善曰玄北

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禁高月令章句曰玄黑也

其堂尚玄莊子曰夫道顯項得之以處玄宮又曰莫神於

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不相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

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以為駭乘狹三王之阨蹙焉高卑而大興善曰史記曰齊

為相公又曰楚穆王好黃白立是

池之會重吳子滕薛子乘鄭氏曰阮僻陋小也

武帝制曰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也漢則泰山之封

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善曰管子曰

夷吾所記者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

知其是非張晏曰爽差也不差其優劣誰知其賢愚也善

故五帝三王誰知其非也廣雅曰爽差也遂作頌曰麗哉神聖

處於玄宮富既與地此言貴正與天乎比崇善曰玄北

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禁高月令章句曰玄黑也

其堂尚玄莊子曰夫道顯項得之以處玄宮又曰莫神於

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不相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

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王逸楚辭注曰嶠音嶠也嶠音嶠歷五帝之象嶠漢三皇之登嶠善曰寥廓

昭曰登高也建道德以為師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

月天地隆烈善曰如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

外善曰爾雅曰孟春受不周之制善曰以奉終始

頴頊玄冥之統應曰頴頊玄冥皆迺詔虞人典澤東延

昆鄰西馳閭闔善曰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善曰

間闔已儲積共侍戍卒夾道善曰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

見上文陳車騎戍斬叢棘夷野草善曰杜預左氏禦自汧渭經營

卒衛宮也善曰孔安國尚書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善

豐鎬傳曰經營規度也

章皇猶彷彿也周流匝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也

合爾迺虎路三峻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駿門路音落

為司馬門駿門在內也善曰三峻已見上文外則正南

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善曰爾雅曰

濛濛茫碣以崇山善曰濛濛茫木草廣大貌也善曰

茫莫孔切沈胡朗切營今關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

明靈沼之東張晏曰牛善曰供具於前也服虔曰白楊觀名

賁育之倫蒙盾羽袂而羅者以萬計善曰孟賁水行不

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善曰賁育也巴見西京其餘荷垂天

之畢張竟橙之果善曰畢之六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







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鎮為八鎮如厚

賦之故也善曰埤蒼曰從走貌也沈澹感多之貌也上林飛

焦雲師吸鼻瀟率鱗羅布烈攢以龍翰善曰楚辭曰後飛

飛廉風伯也雲師已見吳都賦說六曰吸喘息也埤蒼曰

若龍翰之聚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啾啾蹒蹒入西園切

神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啾啾張晏曰切在也神光官名

也望平樂徑竹林張揖曰平樂館名晉蹂蕙圃踐蘭唐

方馳于駟狡騎萬帥晉灼曰狡健之騎也善曰虺虎之陳

從橫膠葛拉雷厲驥駢駘音臘善曰毛詩曰駘如虺

隨風聲也呼火切駘音蕭切油洶旭旭天動地岷善曰

貌也洶旭勇切必吾合切也動

善曰羨若夫壯士忱慨殊鄉別趣善曰鄉音向毛東西

南北騁者奔欲善曰言各隨其欲地蒼稀跋犀羣蹶浮

麋音昭曰跋蹶也應劭曰蹶頓也善曰廣雅曰地斬巨挺

搏玄猿音昭曰廣雅曰搏擊也騰空虛

距連卷張晏曰連卷木也距占音拳也蹕天蟾娑澗

間張晏曰蹕天蟾娑澗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疾

林叢為之生塵善曰莫莫紛紛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

蒺藜服虔曰獲夷能獲爾雅曰天蒺藜攏象龍麟輕飛



善曰蒙籠已見上文履般者帶脩蛇如淳曰般音班班首

輕飛之也惟南子蛇鉤赤豹揜公不犀善昭曰揜扼也善曰履謂

曰吳為封豕長蛇鉤赤豹揜公不犀善昭曰揜扼也善曰履謂

超唐陂如淳曰蹠超踰也音越日車騎雲會登降閣藹藹善

閭藹藹盛貌泰華為旒熊耳為綴張晏曰旒幡綴也司馬相如善

大以赤氣為幡綴以白氣也宋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

音旋言山為之回旋也善曰宋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

服慶曰儲與相羊貌也浦水涯也善曰淮南子曰於是天

清日晏善曰許慎淮南子注逢蒙列皆羿氏控弦越春秋

日黃帝作弓後有楚孤父以其道傳羿皇車幽輶光純天

地輶車聲也皇車君車也李奇曰純緣統也善曰幽輶舒彌

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觀移園徒陣浸淫蹙部善曰部

伍也毛萇詩傳曰蹙從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善曰隊徒內

壁壘天旋神扶電擊善曰言威之盛也逢之則碎近之則

破善曰六韜太公曰當鳥不及飛獸不得過善曰高唐賦

起走獸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言殺獲皆盡野地似乎

動也廣雅曰駭起也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善曰罕畢

輕疾踏飛豹羅鳴陽善曰鳴陽即佛佛也追天寶出一方

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應麟聲擊沛光野盡山窮囊括其

文選

文選











隆何以修茲樂錄曰周成王以夫古之觀東

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東岳泰山也梁上猶

謙讓而未俞也張晏曰方將上靈之流下決醴泉之

滋如淳曰二靈日月星象應也服虔曰發黃龍之穴

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善

言以雲夢孟諸為奢侈而非之也雲夢楚數澤名也左氏

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夢孟諸宋數澤也又

曰楚穆王欲伐宋昭非章華是靈臺善曰言以楚章華為

公導以田孟諸也非而以周之靈臺為

是左傳楚子罕徂離官而輟觀游善曰罕徂土事不飾木

功不彫善曰晏子曰土事不饒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善曰

文曰丞亦拯字也說濟男女使莫遠濟善曰拯預左氏傳注曰

男婚無遠於期也毛詩序曰恐貧窶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

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善曰虞與馳弋乎

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善曰言馳弋神明之囿與

加恩放雉免收買罟麋鹿菑蕘與百姓共之善曰毛萇詩

薪者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善曰

暢同暢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

也善曰祗敬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

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善曰麗光華也鄭玄



文選卷第八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

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

館直學士

臣

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畋獵下

揚子雲長楊賦一首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一首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善明年即明年謂作羽獵賦之

釵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

客大校獵是也七畧曰羽獵賦求於三年十二月上然永

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

七畧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元年校獵後四歲無容元

者尊位所在呂忱曰終大言也說文曰誇誕也上秋命右

扶風發民入南山善告也漢書曰武帝先命之內史更雅曰

扶風扶風在涇州也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善曰褒

界南山終南山也善曰武帝先命之內史更雅曰

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張羅網罟罾捕熊羆豪豬虎豹

狢獵狐兔麋鹿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

廣雅曰狢雌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獵似狢猴豹

形如虎而圓文鄭玄曰鳥舌曰羅狢又切獵九縛切

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

檻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楊以網為周陸李

陣也陸音祛圍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

親臨觀焉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是時農民不得收斂

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籍翰

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帝昭以翰筆也善曰翰林

曰有壬有林是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也詩大雅

云傳土為儒雅之林是也說文曰毛長者曰翰詩序曰下



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露而

息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

斜顏師古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

善曰夫高五千仞廣十里賦採巖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夫巖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巖薛即今謂

差巖也善曰說文曰弋繁也又曰紆誦也採音草巖音載

齧音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師軍踣陸錫戎獲胡

漢書音義曰踣聚也顏監曰踣足蹴也善曰錫戎獲胡言

以禽獸錫戎今胡台獲之胡戎一也變文耳踣音萃方言

曰踣蹴搯熊羆拖象豬善曰搯拖已木擁槍累以為儲胥

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擁搯

其外又以竹槍豐小為外儲胥也常昭曰儲胥蕃落之類也

力委切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

旬有餘其塵至矣而功不圖善曰古今字詁曰塵今勤字

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言恐不識者外之

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洪之勞不圖於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

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

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

歲三田一為乾豆也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見魏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善

都賦澹泊與澹怕同已見子虛賦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善

露暴也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善

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時數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

幼少之象也前年獵長楊故言數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

茲耶善曰孔安國尚書傳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

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外僕嘗倦談不



能一二其詳傳曰善也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

善曰廣雅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指各曰唯唯主人曰昔

也張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

有疆奉封豕其土窺窾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

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窺窾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窺窾

類貙虎瓜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

鑿齒之徒謂六國窺鳥黠切窾音庚豪俊麋沸雲擾群黎

為之不康善曰如麋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於

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斗極運轉也

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威命春秋

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雜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來均

尚書中候注曰順斗極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

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又星經曰牽牛神一名天關天

橫鉅海漂崑崙善曰橫度夫海也漂提劍而叱之所過靡

城擗邑下將降旗也善曰擗舉手擗也蒼頡篇曰擗拍取

林曰擗切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

及餐善曰頭蓬髮也鞮鞞生蟣蝨介冑被露汗善曰說文曰

韓子曰功戰無已甲冑生蟣蝨鄭玄禮記注曰介被甲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冑兜鞞也鞞鞞即兜也鞞丁奚切鞞

音牟蟣居綺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

姓請命于皇天家語曰孔子曰分於道

謂之命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

道迺展人之所詘

人之所乏善曰方言曰展申也詘古屈

規億載恢帝業善

杜預左氏傳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誅

注曰恢大也

年崩凡七載爾

速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

雅曰密靜也

乘流言順從高

躬服節儉緇衣不弊革鞞不穿善曰言不

祖之風流也

穿不弊不



更為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絺之衣履革大  
鳥六翮曰堯衣履不樊盡不更為服處曰鞮鳥也音音大

屢不居木器無文善曰晏子曰不文木事不鏤於是後宮賤瑋瑁而

疏珠璣善曰廣雅曰璣亦珠也音書却翡翠之飾除雕琢

之巧善曰爾雅曰玉謂之惡驪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

善曰廣雅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禮記曰鄭衛之聲善曰

音亂世之音也行弋戰切邪声也是以玉衡

正而太階平也韋昭曰玉衡北

易玉衡正太階平其後重嚮作虐東夷橫畔堯時匈奴也

出黃帝六符經東夷東越也善曰云呂嘉殺其國羌戎睚眦閩越相亂

諸為閩越王文曰武帝建元四年尉佗孫胡為南越王閩

越王越邊邑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音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主赫迺命驃衛劭

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衛青也善曰漢書曰霍去病為驃

出擊匈奴汾沅沸渭雲合電發善曰汾沅沸渭眾盛焱騰波流

機駭蠱軼善曰爾雅曰扶疾如奔星擊

如震霆碎輶輻破穹廬善曰

真扶云切輶於云切腦沙善曰

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馬善曰

日翳古遂躡乎王庭善曰

蠶也張晏曰煥蠶乾酪母善曰分初單于磔



裂屬國其昭曰初割也立

廣大之貌也其象天單工

夷阮谷按鹵莽刊山石其

拔莽記注曰刑削也蹂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吮鉞癩者目金鏃淫夷者

曰如氏之說以為箭括

尚書傳曰其瘡如含然或

皆稽顙樹頌扶服蛾伏音義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

同蛾伏如蟻之伏也

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六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

兵語注曰息喘也夫天六四臨幽都先加善曰天兵言兵

尚書曰宅朔颺戈邢指商越相夷

方曰幽都颺戈邢指商越相夷

侵臣天子為興師往討問

第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

服虔曰焚夷名也善曰

義曰節所杖信節也焚

之域善曰絕自上仁所不

德莫不驕足抗者請獻

如梨顏師古曰

然也廣雅曰

矣也詩傳曰夷

而行杜預曰

十萬人如溥曰

鉞所中皆為創

氏傳注曰未拔

也常昭曰頭時項下

音義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

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

尚書曰今東越擅兵

方曰幽都颺戈邢指商越相夷

侵臣天子為興師往討問

第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

服虔曰焚夷名也善曰

義曰節所杖信節也焚

之域善曰絕自上仁所不

德莫不驕足抗者請獻

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

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

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



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  
得其根莖八區其方之區  
之所覆難蜀父老士有不  
曰群生沾濡矣

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威  
而平不肆險安不

慮險安則慮危迺時以有  
心危也

年出矣整與鍊成

振師五祚習馬長楊

善曰蓋屋有五祚宮也祚音振

擇也蓋屋有五祚宮也祚音振

南山瞰烏弋

日廣雅平近曰瞰視也

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

八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

是以車不安軻曰未靡旒

後者彷彿翫屬而還

尊之烈遵文武之度

帝之虞

不下機

農夫釋耒婚媾以時男女各不違

女工下機

婚媾以時男女各不違

普天所覆莫不沾濡

王道者則憇夫笑之意者以

善曰廣雅曰憇疑也鄭

禮注曰憇疑也

善曰言時不

常也

善曰言時不

常也

善曰言時不

常也

善曰言時不

常也

善曰言時不

常也

善曰言時不

常也

善曰言時不

常也

善曰言時不



梯行簡易善曰毛詩曰禮傳君子則易知簡則易從周易曰乾以

下之理矜劬勞休力役善曰毛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

得矣矜劬勞休力役善曰毛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

與力役無見百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存恤問也春秋說題辭曰

存恤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礪

礪之虞孟康曰礪礪之儀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礪礪而盛

切礪音轄鞀徒刀切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常昭曰拈

也右文隔為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酌允鑠肴樂

胥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禮樂以為肴

君子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善曰毛詩曰雍雍在

天之祐爾雅曰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聲其勤若此故真

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難蜀父老曰增太山之封如梁

甫之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曰

延光至今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黎粟之

林蹂踐芻蕘誇詡眾庶盛抗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善曰

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稅稻屬也聲類以為稅不粘

草也禮記曰蹴踏馬芻說文曰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

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越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曰

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



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猶法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滕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其

徐爰注

野雉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射引也晉邦過江北山藝仍廢歷代迄今寡能賦事嘗覽茲賦味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志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樂羽翮之類或羣或飛

日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幸采毛之英麗兮有五

色之名翬韋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過翬也翬雉果之目名者聲聞之稱也厲耿介之專心兮

姿厲嚴整也耿介專一也姿豐也嬉好也美色曰豔言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姿赤氏切嬉苦瓜巡丘陵以經略

兮畫墳衍而分畿述行也言周行丘陵因其墳衍以爲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

高且大者通之曰墳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鶴也此以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宇

國尚書傳曰分其野於時青陽告謝朱明

肇授朱明楚辭曰善曰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靡不滋無

草不茂具榮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械以改舊蔚然初生之

舊成茂也械之柯變其舊色也漸天泱泱以垂雲永涓涓而

舊成茂也械之柯變其舊色也漸天泱泱以垂雲永涓涓而



吐溜消消清新之色決音英白雲云貌決與英古字通亦語金人

銘曰滄消不壅為麥漸漸以罹芒雉雉鳴而朝鳴含漸秀

江貌也微子曰秀漸漸雉聲也又云雉之朝鳴尚

求其雌雉不雉言漸漸雉聲也又云雉之朝鳴尚

雉鳴則云求雉皆其朝鳴也

文以舉雉雌皆其朝鳴也

鳴以舉雉雌皆其朝鳴也

少切巧箱籠以揭騎兒驍

者不箱方而家籠圓而疎盛

難之奮逸思騁藝之肆志

意願得也楚辭揭驕字作

日縱心意恣睢以括矯高也

散脛也角邪也擗斫也悍

之脛以利距邪斫斫其剛

善切曹植鬪雞詩曰悍目

奮勁散以角擗悍目以旁睽

而空背鬪鬪文章貌也詩云有鬪其羽翼如綺文擗則赤也

也趕勅呈切音陸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鬱暴怒

瓜切善曰此音陸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鬱暴怒

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鳴思見野爾乃擊

敵效其才能也此以八上言媒之形勢能怒代切

場柱醫停僮葱翠擊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柱醫於草停

僮僮貌也葱翠色也擊手步何切綠柏參差文翻鱗次蕭

挂抹麻切善曰麕雅色也擊手步何切

森繁茂婉轉輕利繁茂而實稠繆輕利也婉轉網繆之稱

袁料戾以徹鑿表厭躡以密緻密也翳外觀密緻與草木

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此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

以上序小醫之形飾厭於輒切野者言可與游也言既

罕至游所挂翳又恐媒心野者言可與游也言既既

下原禽也曰甘疲心於金忿分倦日為萬視草祭心為之疲

原禽也曰甘疲心於金忿分倦日為萬視草祭心為之疲



目為之倦也此以二言杜靖曰  
日企蹙踵也左氏傳子靖曰  
寄何調翰之喬桀遊嗜類而殊才  
也言邈納疇類異才氣候扇舉而  
也善如曰何疑問之也將欲嫌唯  
有聲媒如便清叫野雉聞即應而  
跟踭而徐來寒開也其制未聞也  
媒之聲不知其必出開翳戶長視  
行乍止不迅疾之貌也善曰跟踭  
跟音亮切踭音高切  
善曰廣雅曰擿舒也藻翰翰首葯  
有華藻也擿舒也藻翰翰首葯  
猶經裏也言雉首如繪也葯鳥  
也繪書文也身采如繪也葯鳥  
絳鞞夾尾間青毛如莎草之靡也  
臆膺也膺色如秋蘭之色

也絳曰也宋衛之謂混為絳也鞞  
音秋也曰小雅曰善曰賈逵曰  
皆得志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  
字林曰咏鳥食也莊子曰澤雉  
居行則行周易曰時止則止班  
時行則行周易曰時止則止班  
言野雉之狀貌也善曰良遊呢  
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應叱愕  
也引以八翹尾之長毛也應叱  
也死以八翹尾之長毛也應叱  
者也不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  
屬剛四卦以潛擬捧舉也黃間  
矢於二弦也剛斲弩六也說文  
各長二寸方似剛斲弩六也說  
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射鷹也禽  
害矣迺已甚驚然悍戾惡害飛  
走如風之森也爾雅曰扶



搖謂之矣謂暴風從下上地也越整凌岑飛鳥薄厚驚性悍

善曰字書曰怒思也今俗呼鬻名曰倉也善曰導至也方言曰怒惡也祿列切

鯨牙低鏃心平望空善曰禮記曰心平射正持弓矢審

固毛体摧落霍若碎錦然披散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逸群之

傳擅場挾兩也善曰東京賦曰秦政利甯長距終得擅

擅專也也善曰楚辭曰若以衣弓蕙帶倏而來兮

忽而逝六韻曰收然而往忽然而來兮忌上風之發切長

映日之儻朗言其忌聲而畏光也發音鐵狀屏發布而累

息徒心煩而伎便驚而逝既無由使媒鳴欲射則紛紜

不定空心煩而伎便驚有伎藝欲逞曰伎儀也音養善曰難

保於宋子之家父不能苦聞其家伊義鳥之應機啾獲地以

厲響秋然獲地而鳴引令來聞埋蒼曰獲地瓜持也三蒼

日秋彼聆音而聲也相接善曰廣形盈恣以美發紛首頰而臆仰也言其光

相接善曰廣雅曰壞塵也

滿當於窓美取其意而發矢又曰既與媒戰形當

墳夷靡農不易墮墮也農不脩墮比言田塘荒廢也善曰

毛詩曰禾稊易長畝稊救養稊藟養稊茸稊稊野生也菽也田既荒廢雜

草繁茂曰孫子女法曰林木翳蒼西京賦曰苒葍葍切善

羽依于其冢其冢山巖也下雅曰山項曰冢言野之推推振

羽擱降丘以馳其羽擱也高項之上善曰毛詩曰莎難振







計其遠也銖商揆懸刀騁絕技

絕技也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

如軒不高不埤同言至平也善

味鳥口也味竹夷險殊地馴麤

不可為吳不暇食夕不告勅

解顏於一箭善曰左氏傳曰昔

後夫子列始一解顏而笑也

怨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

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騫

乘危何此則藝之安逸嗟禽從

已故豫河道而行擇地而住

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

登俎而水御豈唯阜隸此焉

服有以黃金為義髦神以翟

耽槃流道放心不移乃流道

司其雄雌人箴曰忘其國恤

或虧善曰東京賦曰樂而無

遺誠子孫曰馳騁曰此小人

弩牙後刀也一名機揆

詩章句曰懸刀其形然如

曰如軒與庫古字與通

也裂喉破冢也字書曰

昔賈氏之如皋始

夫惡取妻始笑始言

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

見獲雉而言笑則彼

言遊獵馳車

言斯藝極安從

言禽來就

而住為場也

而說文曰鑣

周禮王后六

若乃

若忘其身恤

樂而無節端操

曰感老氏之



紀行

北征賦

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

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

父推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

歸既置器時據前擁衆不禮彪彪後知

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

作君云班彪也

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

余遭世之顛覆兮雁填塞之阨

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雁

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

舊室滅以丘墟兮曾

不得半少留

吳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遂奮袂

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

淮南子曰奮袂執銳莊子曰絕

輕舉而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楚辭曰朝發

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

扶風池陽縣瓠谷中是也按瓠谷玄宮皆歷雲門而反顧望

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皆歷雲門而反顧望

通天之崇崇陽縣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

反顧而避目通天乘陵崗以登降息邠邠之邑鄉漢書右

臺名已見上文天乘陵崗以登降息邠邠之邑鄉漢書右

縣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治邑也邠侯賈伯伐晉是也臣

劭曰左傳云畢原豐邠文之昭也邠侯賈伯伐晉是也臣

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



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忘厚也披何生之優渥我獨懼此百

殃禍惡也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故時會之變化兮

非天命之靡常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乎爾雅曰時會也言人吉

也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上之命也登赤須

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

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忿戎王之淫狡

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文記秦本

王母楚人姓芋氏號宣太后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

滅義渠而得其地社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

以歷茲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

詩曰行道遲遲楚辭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舒節

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安

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間去長安三百五十里

涉長路之繇繇兮遠紆回以膠流毛萇詩傳曰繇繇長不

路脩遠而繇繇說文曰紆屈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

也膠流曲折貌也膠音虬不脩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釋余

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馬於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余

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即今彭原是也楚辭曰步余馬於

令羲和弭節兮司馬處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者也吾日掩

掩其將暮兮觀牛羊之下來楚辭曰掩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

子行役如之何勿思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

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歎時毛詩序越安定以容與兮



遵長城之漫漫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曰路劇蒙公之

疲民兮為疆秦乎築怨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

長城劉歆遂初賦曰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

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言不為厚固繕藩而以綏遠方

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首

身分而不籍兮猶數功而辭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

脉而生殘史記曰趙高者諸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

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子

過而此其不能母絕地登鄯隧而遥望兮聊須臾以

婆娑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

詞醉切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隄其義並同隄由

文曰墜古文地字也不脩障隄其義並同隄由

婆娑容與之貌也閔插鬻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於胡

毛詩曰市也閔插鬻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於胡

孫尚書曰蠻夷猾夏六朝那塞殺北地都尉邛於胡

帝號於尉佗聖文也勞師而幣加惠兄於南

上召他兄弟趙氏為勞師而幣加惠兄於南

者真定人姓趙氏為勞師而幣加惠兄於南

秦亂遂不歸自立為勞師而幣加惠兄於南

邪史記曰吳王濞高勞師而幣加惠兄於南

朝其謀亦惟太宗之勞師而幣加惠兄於南

廟宜為帝者大德遠

益不其謀也惟太宗之

如疆秦繕藩一德遠

廟宜為帝者大德遠

益不其謀也惟太宗之

如疆秦繕藩一德遠

廟宜為帝者大德遠

益不其謀也惟太宗之

如疆秦繕藩一德遠

廟宜為帝者大德遠

益不其謀也惟太宗之

如疆秦繕藩一德遠

廟宜為帝者大德遠

益不其謀也惟太宗之

如疆秦繕藩一德遠

廟宜為帝者大德遠

益不其謀也惟太宗之

如疆秦繕藩一德遠

廟宜為帝者大德遠

益不其謀也惟太宗之

如疆秦繕藩一德遠







曹大家

班昭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

大家兄固脩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

融受業於大家

惟未初之有十兮余隨子平東征惟是也東觀漢記時孟

春之士口日兮撰良辰而將行禮記曰孟春之月即在營室

乃舉趾而升與兮夕子宿乎偃師左

傳曰明國伯比曰莫教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

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嘗所都後

世為西宅即盤庚所遷處也遂去故而就新兮忘愴恨而

懷悲悲死去故而就新懷恨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遠

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諒不登櫟而極烝兮得不

陳力而相追火登櫟極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歎口室不知

蠡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足乎禮記曰昔者未有不嗟口室夏則

居巢韓子曰力就上古之世以羣居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

蛇蛤腥臊臭聖人巢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一號曰燧

人氏鄭玄周禮注曰人巢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一號曰燧

食贏蚌之肉陳思王曰人巢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一號曰燧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入命之所歸先上就列能者止

不亂固有益也命導通衢大道兮是徑捷徑以夫

不亂固有益也命導通衢大道兮是徑捷徑以夫



徑邪道也逸曰乃遂生  
直進了聊游三而遠魂  
下八顧而遊忽

目韓詩曰聊樂我歷  
一三二覽見云道華縣之  
多艱曰史記秦

莊襄王城東西周徐  
穀城平陸偃師華徐  
曰南郡之志心七

速以多難望河洛之  
人流行晉成旱之遊門  
經郭其曰洛山水

東至河南鞏縣入河  
有咸阜縣旋門已見  
不京成皇縣今廣南

於峻嶮兮歷滎陽而  
迴卷漢書河南郡有  
滎陽是也卷應劭曰

切食原武之息足宿  
陽武之桑間漢書河  
南郡武陽武郡也

而踐路兮慕京師而  
歎漢書陳留郡有封  
丘縣應劭曰

曰紂醢九侯西小人  
此仁之懷土兮自書  
傳而有正而論語子

懷德小人懷安也孔  
遂仕進道而少前兮  
得平丘之止北邊家語

子適齊驅而少前漢  
入臣郭而追遠兮人  
心夫子之厄勤彼

衰亂之無道兮乃因  
畏乎聖人論語子曰  
於丘又曰慎終

過丘人聞之以為魯  
之陽虎悵容與而久  
駐兮忘日夕

而將昏神女賦曰時  
容與以微動漢書門  
卒謂韓到長垣

之境界察農野之居  
民有漢書陳留郡  
睹滎城之丘墟兮生

荆棘之榛榛被兵燹  
已見上文漢書伍  
惕幽見寤而顧問兮想

子路之威神衛人嘉  
其勇義兮誌于今而  
稱云陽寤覺而

無見韓詩外傳曰周  
公兼所顧問尹記徐  
廣注曰長垣縣

勇而無義為與曰  
遠氏在城之東南兮  
民亦尚其丘

墳遠氏遠瑗曰填  
高也春秋說題曰丘  
者墓也唯令







書曰無怠無荒周易  
苦蕪切封禪書曰  
下正論語曰子路問  
公綽之不欲馬融曰

公綽也  
人謙惡盈而好謙  
謙與音義同  
老子曰清淨為天

文選卷第九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安今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

岳榮陽中

岳家為長



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許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一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滯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

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製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配潘子

憑軾西征自京徂秦耕於鄠山之阿憑軾已見魏都賦爾雅曰徂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

雅也徂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

氣而甄三才論語夫子謂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惚恍未

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以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

已見魏都賦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漢書音義曰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

之大寶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

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

短賦曰運之脩當休明之歲世託菲薄之陋質左氏傳王

由休明楚辭曰貨菲薄而無納淫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

室滅榮緒晉書曰岳弱冠擊大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

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

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孝曰三公在天法

三台也尚書曰帝室猶言至室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漢官儀曰帝室猶言至室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漢官儀曰帝室猶言至室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滅榮緒首書曰岳遷

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矣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

失之及曰抑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道而事人焉武皇忽其外選八音過於四海滅榮緒晉書

往而不三黜武皇忽其外選八音過於四海滅榮緒晉書

炎字世安崩謚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

書曰帝丹祖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過

絕密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滅榮緒晉書惠紀曰

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

曰揚駿為太傅百官摠已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摠已以

聽於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官之師周旦之輔成

冢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官之師周旦之輔成

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危也其父規士貴於漢庭

折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其父規士貴於漢庭

一姓之或在七貴謂呂霍上官趙丁傳王也庚亮表曰向

聲類曰講亦疇字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適以示專陷乱逆

也爾雅曰疇誰也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適以示專陷乱逆

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為通

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

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孔隨時以行藏遠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童患過辟之

未遠言孔遠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

未遠其行舍之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我論語子謂顏淵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

謂幽昧知章謂明頭也爾雅曰碎罪未遠不離其身也碎

匹亦悟山潛之逸上早長往而不反之固漢書贊曰山林

陋吾人之拘攣飄萍

浮而蓬轉言已開行藏之明而有茲

陋拘攣之寔非謝承

後漢書鄭文成子書曰黃巾為害

萍浮南北東觀漢記

六史官曰崇嚴蓬轉因遇際會

位儷其隆替名節

察

位儷其隆替名節

察



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罪切濶敗之貌洛

累卵已見魏都賦左孫傳吳公子曰夫子在此猶驚巢

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傳吳公子曰夫子在此猶驚巢

淵如履薄冰獲於都外雪未中而禁作王隱晉書曰

府主簿駿被誅日取匪擇木以棲集於林焚而鳥存擇

急對人朱振代夷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臣頌曰上

已見魏都賦爾遭千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

下權然交欣千載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

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

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洞簫賦曰蒙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注曰尚書緯

聖主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注曰尚書緯

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皇鑒揆余之

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

間之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

夏之不綱戰國策同薛人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

伊故鄉之可懷攻聖達之幽情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達

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忼慷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

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夜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賜矧

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錫京爾雅曰矧也漢書元帝詔

序曰王猶犬馬之戀主蕭託慕於闕庭曹植責躬表曰不

東都賦曰眷輦洛而掩而思纏綿於墳塋河南郡圖經曰

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

也音營爾乃越一壘過街郵抹馬車門梳駕西周名也







孫蕭曰成王定鼎於郊傳注曰絲卜世兆辭卜平失道而來遷繫

二國而是祐傳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色二國晉鄭也左氏

傳注曰繫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無邪僻之行但

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二代之令三皆敬

大禹能亡失德夏以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

長懋說文曰懋盛也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

顏之樂禍尤闕西之効矣禍言鄭伯以子顏樂及編舞為樂

關西備樂是乃効其為辰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

生子類子類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類享

時大殃名必樂及編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

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曰將王自園門入號叔自北

門入殺子類鄭伯享王于闕曰辟樂備原伯曰鄭伯効尤

其亦將有各雅也咸論語注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

曰尤過也爾雅曰夾罪也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

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迎王

入于城取太叔於温殺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重晉文

侯重靈壅川以止闕晉演義以獻說年國語曰靈王二水關欲毀

王宮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墮山

不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辟而禍夫三川之神賈逵曰關

者兩會似於關小答景悼以迄巧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

雅曰演廣遠也答景悼以迄巧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

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左氏傳

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

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

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朝如晉告急晉智樂帥師納王子

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納王子

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

曰迄至也呼乞切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

子也左氏傳也毛詩曰魏子曰構禍毛萇曰構

成也左氏傳也毛詩曰魏子曰構禍毛萇曰構

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翰文武之神器景王崩

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翰文武之神器景王崩

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翰文武之神器景王崩

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翰文武之神器景王崩

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翰文武之神器景王崩

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翰文武之神器景王崩

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翰文武之神器景王崩

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翰文武之神器景王崩

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翰文武之神器景王崩

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翰文武之神器景王崩

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翰文武之神器景王崩



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  
 王立弟殺哀王自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自立為考王崩子  
 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自立為顯王崩子  
 慎觀王立崩子赧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自立為顯王崩子  
 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  
 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周乃封其少  
 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兪秦也漢書曰秦二  
 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  
 神也為者敗之為深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濟水經曰作  
 水在河南郡鄆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曰天赤子  
 淪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天赤子  
 於新安坎路側而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  
 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寅  
 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天乙巳癸于亭東廣雅曰  
 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猗例切禮記曰延陵  
 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其坎深不  
 泉列子曰魏有東門矣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

子也天下無有子死乃真向無子時同吾矣憂也戰國策以子  
 之時不憂今子死乃真向無子時同吾矣憂也戰國策以子  
 吳為巧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途項氏之肆暴坑降  
 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沈而好還  
 卒宗威而身屠而東都賦曰既長思而陳古楚辭曰攬騁  
 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秦必及誅吾父母妻孥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楚  
 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謝曰城南後羽敗垓不至烏江  
 自到尚書曰后来其蘇韓謝曰謀獸回沈薛君曰回邪僻  
 也老子曰還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  
 其事好還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  
 遠想秦虎狼之疆國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校命  
 世之英蘭人曰請收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宿質  
 木也高會已吳廣曰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王者與其耻  
 間必有命世吳廣曰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王者與其耻



東瑟之備鼓提西而接刃辰子城之虎壽奄咸陽以取

傷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

聲請奏秦如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擊秦之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之怒請以擊秦之王矣左

趙王請以趙十五城為秦壽王壽於兩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

文曰奄覆也取傷自取人服化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

咆勃入屈節於庶公若四體無骨曰河外謂之渑池史記

趙將有攻於西河外池咆勃如待以口舌為勞而位居

我上我相如必辱之相如賦曰悲猛氣弓飄疾家語

鑒曰高祖申威於秦更朱士有筋而無骨也處智勇之

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徐淵偉方鄙去之忿憤雖改日

人曰四體不勤不節曰徐即易歲無等級以寄言

也忿憤廉頗也言以相如之相如

歲之末猶未足以寄言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

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

憚後漢書陳蕃曰鄙去之萌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

忿憤也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

初垂翅於回谿不尤肯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

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渑池為

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穀底堡

言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渑池觀漢記曰樊崇欲與天子莽

傷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

聲請奏秦如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擊秦之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之怒請以擊秦之王矣左

趙王請以趙十五城為秦壽王壽於兩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

文曰奄覆也取傷自取人服化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

咆勃入屈節於庶公若四體無骨曰河外謂之渑池史記

趙將有攻於西河外池咆勃如待以口舌為勞而位居

我上我相如必辱之相如賦曰悲猛氣弓飄疾家語

鑒曰高祖申威於秦更朱士有筋而無骨也處智勇之

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徐淵偉方鄙去之忿憤雖改日

人曰四體不勤不節曰徐即易歲無等級以寄言

也忿憤廉頗也言以相如之相如

歲之末猶未足以寄言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

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

憚後漢書陳蕃曰鄙去之萌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

忿憤也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

初垂翅於回谿不尤肯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

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渑池為

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穀底堡

言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渑池觀漢記曰樊崇欲與天子莽

戰於外東都賦曰天人致殊東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秦穆

京賦曰遊鷗高翬綜曰建德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佐命已見西都賦答賓戲曰車也登峭坂之威夷仰崇

侯皇綱鄭玄周禮生曰維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威夷仰崇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皇記墳於南陵文遠



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鏡以提戈曾隻輪之不反

綵三帥以濟河左氏傳曰秦穆公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

禦師必於避敵散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

文王之所謂也必死是間余取爾魯焉秦師還晉文

公于墨鏡經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志莽故襄公稱子公

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值庸主之矜懷殆肆叔於朝市任

穀匹馬隻輪而無反者于值庸主之矜懷殆肆叔於朝市任

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

耻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殆我三帥庸主矜而復諫

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

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

預曰復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

曰陳其尸曰律史記秦繆公曰任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

曰秦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

曰秦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

曰秦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

曰秦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

曰秦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

曰秦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

曰秦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

伯伐一昔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

孟明也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手其

悉雪一耻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

曰何其久也以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雜

非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而吳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

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丁晉與德不建而民無援

仲雍之祀忽諸劉澄之地理書曰有有純石或謂石有如

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氏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

操壁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矢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

輿之伎則未可輿與良左氏傳曰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

阜陶之屐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八之無援哀哉林預曰忽

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郭

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郭

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

漢書弘農郡有陝縣善

良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

良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

良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

良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



北流一出谷謂之漫閭與安陽溪山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

又合一水謂之瀆水漫閭水

陽弘農郡圖經曰昔美哉邈乎以土之舊也固乃周郡之

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闕惟騶虞應乎鵲巢曰自陝

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王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

也故繫之邵公周也繫之周公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愍漢氏

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西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

役顧請旋於僊况既獲許而中阻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

而縱鏑魏古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

京呂布誅卓將李儼郭況擅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

揚奉叛儼儼眾稍衰天子乃得出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

子還洛陽儼沈悔遣天子復相與旗劉秋利亂天下毛詩

陽大戰左氏傳子朝曰留旗劉秋利亂天下毛詩

曰氏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

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

子曰雖有盛尊之痛百察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

親萬乘已見上文

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

桴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華嶽後漢書曰李儼等大戰

數董承率眾繫儼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

綸稅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不

登船江氏傳孤偃曰求諸侯莫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

可掬江氏傳孤偃曰求諸侯莫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

忠臣甲力尉繚子曰求諸侯莫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

曰首身分而不紊子虛曰不能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

肉毛曰百中軍下軍爭所中之可掬

傳曰百中軍下軍爭所中之可掬

惜兆引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

夫人生安氏以條之徒生太子命其弟曰成師始兆

生命之曰成師師曰今君命其弟曰成師始兆



亂矣元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  
 也本弱矣其能久乎後  
 公伐翼侯然幸侯翼侯之  
 之後言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  
 官守之故有曲沃  
 今因名而說彼楚  
 氏傳甲無字曰木大以折漢書  
 於股一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  
 偶國也亂札飄其高厲委曹吳  
 之本也  
 利開而義閉  
 臧子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  
 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  
 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  
 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  
 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笑羸氏之利害

廣雅曰躡履也函峽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  
 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險衿帶已見主文孫卿子  
 曰勇怯或開關以延敵競遯逃以奔竄  
 勢也九國之師趨逃而不敢進  
 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  
 有禁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  
 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然楚辭曰禁閉而不言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  
 禁亦閉也禁臣蔭切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  
 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  
 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  
 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去來  
 言峻函之險未嘗暫改或不  
 在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豈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  
 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  
 下不交而漢六葉而拓畿弘農而遠關  
 天無邦而漢六葉而拓畿弘農而遠關  
 有乎六出應劭漢書注曰廣也漢書元鼎厭紫極之閑  
 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關為弘農縣也



故其微行以遊盤長傲宿於柏谷妻親貌而獻餐疇匹婦

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是名王若為宮以象之曹植

南都賦曰體爽豈以閑傲倉頡篇曰故高顯也漢武帝故

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相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

宿逆旅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夫刀劍令主人

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

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醉姬自縛其夫諸少年皆

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

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昔明王之迷幸固清道而後

為羽林郎疇猶訓也夫

街縻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逃幸長安司

行猶時有街縻之變漢書曰音義張揖曰街勤也司馬彪莊

子注曰縻駟馬口中長銜也縻巨月切淮南子曰隋法刻

刑許慎曰峭峻也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

毛詩曰徒御不驚彼白龍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

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白龍

可長乎何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

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

悲臺徒望思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

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

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

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閼鄉

為戾園又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

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

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

通賦曰雖履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

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繼之紛然行此全節之野

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漢曰紛吾去此舊都駢遲遲而

歷茲爾雅曰邁行也今節節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

經曰全節閼鄉縣東十里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

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流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  
西名桃源古之桃林也  
三閭鄉而警策想黃巷以濟潼

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  
漢書湖縣名今號州閩鄉

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  
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

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  
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

日河自閩北東流水側有  
一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

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  
流注河曲閩音聞憶江使之

以二華巨靈巖眉高掌遠  
蹠以流河曲閩音聞憶江使之

反壁告亡期於祖龍  
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

壁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  
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

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  
八年渡江所沉壁也蘇林曰祖

象謂始皇也君之不語怪以  
徵異我聞之於孔公論語曰子

亂愠韓馬之大愬阻關火口  
以稱亂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

中諸將馬超韓遂寄反叔  
安國曰愬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也尚書曰敢行稱亂  
魏武赫以霆震秦義亂以伐叛彼雖

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  
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

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

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  
也漢書楊平楊桴以振塵纒

雄即趙充國圖畫而頌之曰  
料敵制勝平楊桴以振塵纒

尾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  
甲卒化為京觀聲也魏志曰

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  
子拊鼓左氏傳曰得道之兵

鼓說文曰抱鼓推也東觀漢記  
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

運斗振塵鄭玄禮記注曰振動  
也續破聲也呼麥切春秋

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  
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

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也  
解淮南子曰水泮而農桑起

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  
觀研晉耕切倦狹路之迫隘

軌躋蹶以低仰倦極也司馬  
相如大人賦曰巨蹈秦郊而



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

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臨秦郊尚書曰雍州厥上惟黃壤

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邪界褒斜右濱

汧隴褒斜汧隴並寶雞前鳴甘泉後涌甘泉並面終

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

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漢

手嶠九峻嶠嶠太一龍峯並已見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

之鬱蒼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

雲而遐逝楚辭曰南有玄溇素澹湯井温谷玄溇素澹

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溇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温湯

也雍州圖曰温湯在新豐縣界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圖曰

温泉在藍田縣界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萇詩傳曰涇渭相

南三十里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浸決鄭

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鄭玄周禮注曰漫者可以為陂灌

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也林茂有鄂之竹山挺藍田之王並已見

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

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

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

貞臣入鄭都而抵掌義相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

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焚而改爲史記曰鄭相公

子也大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先立其子爲

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方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

史記曰鄭相公友者周厲王少



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子樊子又改為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衆淫嬖

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為

亡國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如竟褒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如為后褒如不好笑幽王為烽燧

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如乃大笑幽

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齊后之父

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

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

里革曰厲流于彘幽城于戲毛詩曰赫又有繼於此者異

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

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惟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

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七羊入其鑿中牧

也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擲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

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而不圖語

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與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

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以簡能易知則有親

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

為喻焉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

已也漢書班固高祖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乃實慎終

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息無不逮氏傳季孫行父曰明

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率土且弗遺而况於

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息無不逮也

隣里乎况於鄉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



社易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

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

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豐曰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麗識其

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武曰更界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

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籍含怒

於鴻門沛跼蹐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搆

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定是伯於子

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

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

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

言不致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留沛

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

八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

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毛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尚書曰四

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揖挺也力及切周易樊抗憤

以危酒咀氣肩以激楹漢書曰樊增聞事急乃持楹撞

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危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

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危酒乎又谷

永上疏曰贊命之忽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

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史記曰褚先生曰夫龍變傳曰

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

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嬰胷組於軹塗投素車而

肉袒塗已見東京賦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

曰肉袒示服踈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踈廣

為臣僕也踈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踈廣

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

妻之德不敢取畏盛蒲也女金墉鬱其萬雉峻峻峭以繩直而萬雉峻謂棧崎嶇貌也金墉西都賦曰建金城戾飲馬之

陽橋踐宣平之清閭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頭都中雜還戶千

人意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勸疲鈍以臨朝昃自強而不息初長安善都故曰新館蒞職謂釐

政也毛萇詩傳曰蒞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勸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

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蓋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廬管庫

最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言今之寺署最芮在於城隅方

漢書劉向上疏曰西大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有官表以府有諸僕射署鄭

玄周禮注曰肆市由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一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

曰最聚兒也藏外切說文曰芮小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兒而銳切處一或為一處非也

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皆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爾乃階長樂登

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紫駮娑而款駘盪輻枵詣而轢承光

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已上並見驚雉雉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

驚雉已見魏都賦尚書曰予思洪鍾頓於殿廟乘風盛而弗縣

風縣鍾華獨樂

日

日

日

日



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

避之故曰省毛詩曰或跋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

潘岳關中記曰秦為銅人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

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懷夫蕭曹魏邴之相

西都賦辛李衛霍之將漢書曰辛慶忌字子貞為左將軍

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銜使則

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漢書孫寶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

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蘇武字子卿社陵人也武以中

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

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封騫為博望

侯教敷而彝倫叙兵舉而皇威暢教蕭曹也舉兵衛霍

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張騫也智勇已見上

人投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暨乎純侯之忠孝淳

深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翁叔本匈奴屠王

且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彈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

何羅哀白切從東廊上日彈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

之繇是著忠孝節陸賈之優游宴吉漢書曰陸賈楚人也

封為冠侯音妬陸賈之優游宴吉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

夫有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駒酒

從歌陳平乃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荅賈曰陸賈為

食後陳平乃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荅賈曰陸賈為

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馬司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馬司

長卿王子淵揚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

修史記歷黃帝以至大初凡百三十扁漢書曰劉向字

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諶撻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

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

尉為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漢書曰趙廣漢

七畧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漢書曰趙廣漢



守京兆尹抱鼓發姦捕伏無如神又曰張敬字子高河東人也  
也為諫大夫守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王駿皆有名故京  
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  
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  
又曰張釋之字季平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也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漢書曰  
繇此天下稱之也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漢書曰  
長孺漢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  
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  
汲黯之正直惟恐後班固贊曰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  
陽之才子上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  
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雖陽人也年十八以  
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  
植自試表曰終飛翠綵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禮記  
單以妙年使越

注杜詩上書曰伏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曰趙

髮左衽奮迅泥滓人謂曰彈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凡

喜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

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或著

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或著

顯績而嬰時戮謂廣漢也或有大才而無責任謂廣誼也皆揚

清風於上烈岳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

耳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詩曰令聞在耳當音鳳恭顯之

任勢也乃熏灼四方履耀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

遂謙讓無所專鳳肅從音代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用事上  
弘恭沛人坐法奪刑為尚書明法令故事石顯已見  
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瑛之貴重以震都鄙而死之日曾不  
范曄後漢書曰節鳴寵靈顯赫光震都鄙而死之日曾不



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論語曰齊景公

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言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

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臣重權大官而有

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曰春秋注望漸臺而扼腕梟巨

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不其然也

**猾而餘怒**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

扼腕而言東京賦曰巨猾間覺

**武庫**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卿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二男

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

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擣里子者名疾

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

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酒池鑿於商辛追覆

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

**車而不寤**漢書賈誼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鑿

祭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槽為阜

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該曰前車曲陽僭於

**白虎化奢淫而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脩第

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

上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

**終就長生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

終也

**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

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俾造化以制作窮山海

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畧亦何在也

**之奧秘**淮南子曰大之夫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

無為與造化道

**爆鱗豁於漫沙隕明月**以雙隄濯山掌以承露于雲漢而

上至

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雲霧以上達

之金莖西京賦曰千雲霧以上達

**致功蒟其奚難惟**

**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結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戚**

文選卷之十一

文選卷之十一

文選卷之十一

文選卷之十一

文選卷之十一

文選卷之十一

文選卷之十一



半勒東岳以虛美漢書曰武帝之時感蒯當

角觴戲又東方朔曰甲乙之戲漢書曰武帝之時感蒯當

以隋珠和璧漢書曰泰山封禪書曰遠也

書曰武帝封泰山詔曰遠也

則賜盡也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言先明面朝

廣雅曰飛龍也曰同禮曰面朝後市子壯當熊之忠勇深辭

輦之明智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獸熊佚出圈

對曰猛獸而左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婕妤

與班婕妤同輦傳昭儀等皆慙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

得無近似之乎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衛賢髮以光鑒趙

輕體之纖麗漢武以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

甚美光可以鑑廣曰鑑照也荀悅咸善方而聲流亦寵

漢紀曰趙氏善舞悅之號曰體輕咸善方而聲流亦寵

極而禍侈緣廢自故曰聲流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

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

之命帥周受命以亡身明戊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

乘輿之尊轡肅天山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擅輕棘霸之兒

戲重條侯之倨貴言曰掩止也掩與持同漢書曰孝文

上祝茲侯徐厲軍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

得入於上使使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被甲持蒲上至不

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被甲持蒲上至不

行至中營亞夫持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傳言開門

帝曰嚮者霸上棘軍如兒戲亞夫請以軍禮見左



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  
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襄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墨  
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侶  
也杜預左傳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  
注曰倨傲也

與哀武安以興悼乘儀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  
而不納反推怨以歸於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  
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  
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惘猶罔罔失志之貌也楚辭  
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  
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  
伐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  
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今  
何如矣秦王聞之怒使白起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  
西門十里至杜郵秦一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昭王昭襄  
王也廟筭已見上

注曰劊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杜  
篤之饒于文曰間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西京賦曰林  
麓不有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陞殿之餘基  
裁峻屹以隱嶙成陽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  
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想趙使之抱壁瀏睨楹以抗憤  
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  
王記曰秦王復取璧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  
城邑故臣復取璧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  
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曰頭今以璧獻趙王  
也

燕圖窮而荆發紛純袖而自引之史記曰荆軻獻燕首見因  
左手把秦王之袖絕以石手持匕首堪之未至身秦王筑聲  
驚自引而起袖絕以石手持匕首堪之未至身秦王筑聲  
厲而高奮祖潛金以脫臙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  
皇始皇召見人有益近之高漸離乃置筑中擊筑帝擊筑稍







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取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  
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願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  
弗許閻樂麾其兵陵二此乃自殺兵在項已見東京賦者  
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死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  
路左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  
相必自來則殺之高果自往了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  
雅曰果自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不世是也漢書徐樂上書曰  
臣聞天上下怨而見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眾寡史記沛公至咸陽  
降已見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眾寡史記沛公至咸陽  
上相御得史圖書藏之漢所以具也天下孫卿子曰地者遠近  
以何具得史圖書藏之漢所以具也天下孫卿子曰地者遠近  
險易又曰勝也羽天與而弗取心沐猴而縱火有說張耳  
寡之用秦皆曰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  
秦皆曰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

而冠耳漢書曰若縱火於秋蓬其世只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

宮室焚燔曰若縱火於秋蓬其世只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

以喻其高下也天下顛淮南子曰賢愚一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

光許慎曰死懷恨入於九泉感七問之叢井歎尹韓之舊

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

之洽著許望之以求真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

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極憾不愛才必成務弘大體以高

貴非所望於蕭傳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為東郡

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以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

問事東郡望之曰令開門之時知即案劾望之卒無事實

而延壽竟坐棄市延壽竟坐棄市

壽被誅丞屬無守闕有之恐潘誤



詩曰如直者說文曰其音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子釋  
憾於敵乃邑之也又曰應司馬曰夷之而愛其林思易曰開物  
成務並子曰表公之應司馬曰夷之而愛其林思易曰開物  
望之方遷造長山而傳造長山而傳造長山而傳造長山而傳  
太子太子傳造長山而傳造長山而傳造長山而傳造長山而傳  
群善法以而必舉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長山漢曰陵  
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長山漢曰陵  
羣冊畢平舉此高祖之大畧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  
也存成必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抃步毀垣  
以延仙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  
復西古小園陵爾雅曰揜蓋也耶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  
逸楚此附注曰擊手曰揜蓋也耶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  
無譏訶惠聲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而延行越安陵而  
絕端此所君韓詩章句曰弔爰終之正義伏梁劔於東郭漢  
寂無志尸之貌也冥靜也弔爰終之正義伏梁劔於東郭漢

曰袁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  
盜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盜烏浪切  
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謔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  
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  
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加其事曰訊  
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侍飲博弈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吳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  
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  
亦皆反七國反書聞表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  
迫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卒計獨斬錯  
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  
上曰錯患諸侯強請削之地計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杜  
忠臣之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杜  
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  
曰過聽將作大臣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  
盜也左氏傳曰厲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勸沮才與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厲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勸沮才與皆孝元



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謂弘恭

穢我明德帝昭曰皆病也疾移切鄭注禮記注喪夫君之

善行廢園邑以崇儉帝罷衛忠罔及决園又詔曰初陵勿

置縣 過延門而貴成忠何辜而為戮階社稷之王章俾幽

死而莫鞠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古幸罪也漢書曰成

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

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

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心躬怵淫壁之凶忍

問囚情也一曰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也趙飛燕也漢書曰

勦皇統之孕育小雅曰粗怵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

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

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

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張舅氏之姦漸

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

貽漢宗以傾覆廣雅曰覆也左傳曰傾覆我國家刺哀

主於義域借天爵於高安必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

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去矣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

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已日元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芳古鄭玄禮記注曰刑削也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

繫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决赴丹爛

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燹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

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驚橫橋

以見漢家目投火中而死后不合葬故曰孤墳目

而旋軫歷厥邑之南壘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

也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

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



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汗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三輔黃

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礎石為門懷刃者止之吏記曰始皇

南山之巔以為闕毛萇詩傳曰俾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

南秦嶺傾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

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

鄭文周社注曰備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

社記曰遠朝為祧又和婁定公曰臣弑若殺其人壞其室

字通晉烏方言曰穰壞也由偽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

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漢書王莽下書曰定自天

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

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

顯王又曰鄧聃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

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

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

誦策文除以為郎也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

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

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

殊塗俱用滅亡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

謂中興伴德殷宗周宣矣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

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

命縱聲樂以娛神漢書孝武衛皇后上庚太子太子納史

阿

圖

曰

始

正

皇

曰

始

正

皇

曰

始

正

皇

曰

始

正

皇

曰

始



陸之汚隆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興門南八

下也曰汚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官曹植閑居賦曰

暑謂其泉也西都賦曰九峻其泉固陰沍寒日北至而交

渠引漕激湍生風見上乃有昆明池乎其中漢書武帝

也明其池則湯湯汗汗滉瀼彌漫浩如河漢西都賦曰集乎

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書武帝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

旦似湯谷夕類虞淵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日月

淵日出湯谷又曰日入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

池靈沼黑水玄池豫章珍館揭焉中峙儀景星於天漢

列牛女以雙峙儀謂法象之也毛萇詩傳曰京大也大戴

牛織文象也百一十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一擢百尋之層觀今

數仞之餘拉鄭玄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振鷺于飛

鳧躍鴻漸周易曰鴻漸于陸乘雲頡頏隨波澹淡毛萇詩

賦而曰浮淫沉濫隨波澹淡林澆澆驚波唼喋蔭茨出

高唐賦曰巨石瀾以澆澆西京賦華連爛於綠沼青蕃蔚

手翠激說文曰蕃草茂也夫袁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

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釋穿池之意也言志

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七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

漢用船戰遂乃脩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

周宰孔曰戰紂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而菜蔬芼實水



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都

賔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

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賔

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

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貧情同整檝擢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鰓夫有室愁民以樂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

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

所致多徒觀其鼓世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义來往

言欲迴輪必先鼓世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乎世為軸

舊說曰迴輪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緝也輪或為緇毛葛詩

傳曰緇綸也灑亦投也挺拔也又取織經連白鳴榔厲響

魚又也西京賦曰义族之所撓掬

貢鯁弓尾掣三牽兩

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舷為声言曳織經於前鳴長根於後

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知舟弓猶繫也音的

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

字書曰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杜預左氏注

鯤二魚名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

若飛應刃落俎霍霍霏霏

賦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

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

筆洛之鱗割以為鮮薛君謏詩也

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也

傳曰梗陽有獄其大案終以

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

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

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朴

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端不拂齒彈冠振衣

許慎淮南



子注曰策杖也商車中詩論  
載楚辭曰新沐者必彈琴  
渴如飢心翹慙以仰止不加  
歛而自祇叢子思曰君若

亂之或希琴操曰學侯樂文  
禮記曰宗廣之中未兼樂而  
亂之或希子發中子曰告聖

亂之或希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  
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尚  
生南宮适其一人謂人經始

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  
毛詩曰作邑於豐又曰宅是  
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

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也馬融廣成頌曰  
長唯有一世莫能為二蔡盛  
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

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子蠹釗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  
三五以來越可畧聞子蠹  
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子蠹

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  
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  
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

士無常浴而教有定式止之遷下均之堦埴  
之從上猶渴之在鈞唯既者  
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

奸利不昏作勞密道檢說成西生郊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商賈為利說文曰亂也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亂也

為器也朱然切埴而和也  
公曰埴和也埴土也謂和土  
為器也朱然切埴而和也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  
西生郊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商賈為利說文曰亂也

奸利不昏作勞密道檢說成西生郊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商賈為利說文曰亂也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亂也

為器也朱然切埴而和也  
公曰埴和也埴土也謂和土  
為器也朱然切埴而和也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  
西生郊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商賈為利說文曰亂也

奸利不昏作勞密道檢說成西生郊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商賈為利說文曰亂也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亂也

為器也朱然切埴而和也  
公曰埴和也埴土也謂和土  
為器也朱然切埴而和也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  
西生郊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商賈為利說文曰亂也

奸利不昏作勞密道檢說成西生郊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商賈為利說文曰亂也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亂也

為器也朱然切埴而和也  
公曰埴和也埴土也謂和土  
為器也朱然切埴而和也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  
西生郊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商賈為利說文曰亂也

奸利不昏作勞密道檢說成西生郊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商賈為利說文曰亂也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亂也

為器也朱然切埴而和也  
公曰埴和也埴土也謂和土  
為器也朱然切埴而和也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  
西生郊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商賈為利說文曰亂也



老子曰天下無而制者必割  
道成馬生郊  
 使學者製焉猶未審操口而  
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  
 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實  
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  
 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二之  
 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  
心無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  
 幾免於疾乎疾下或有勞字  
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  
 良存無心言在於化也漢書  
之辨人之升降與政隆替  
 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杖德  
人莫敢不用情又曰雖智  
 欲雖賞之不竊也  
 亦免夫疾言已雖無才能然  
也  
 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論語

文選卷第十



